

记日本蓬左文库所藏《王荆文公 诗李壁注》

王 水 照

南宋李壁笺注的《王荆文公诗》和施元之、顾禧、施宿合编的《注东坡先生诗》是公认的两部重要宋代诗歌笺注本，前人所谓“李氏之注王诗犹施氏之注苏诗”（清张宗松语，见《重刊王荆公诗笺注略例》），却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前者被南宋末刘辰翁所删节，后者被清人邵长蘅等人所删改，而其原本或沉晦难觅，或残缺不全，引起不少版本学者的扼腕叹息。1984年秋，我在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得见这部朝鲜古活字本《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即与通行本对勘，发现注文多出一倍左右，且附有“补注”和“庚寅增注”，保存了宋刻李注本的原貌，对研究王安石诗歌及宋代文学和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至于施顾注苏诗，今存四部残本，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近年来努力的基础上，再加上我在日本搜集到的一些新资料，也可基本复原了。长期缺憾，得以弥补，忭喜何似！

一、李壁注本的评价

李壁（1157—1222），字季章，号雁湖，又号石林，谥文懿，眉州丹棱人（今四川丹棱）。《宋史》卷398有传。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后又兼知枢密院事。开禧三年（1207）至嘉定二年（1209），他谪居抚州期间，“嗜公（王安石）之诗，遇与意会，往往随笔疏于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辑，固已粲然盈编”（魏了翁本书序），遂完成此书。

李壁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的第六子。《宋史》本传说他“嗜学如饥渴，群经百氏搜抉靡遗，于典章制度尤综练”。与父焘、弟棹著名于世，蜀人比之“三苏”。生平著述甚丰，达八百余卷。他又沉浸王诗，用力颇劬。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四评云：“雁湖注半山诗甚精确，其绝句有绝似半山者，已采入《诗选》矣（指《中兴绝句续选》）。”真德秀也说他的诗作，“知诗者谓不减文公”。（《故资政殿学士李公神道碑》，《真西山文集》卷41）都可说明他对王安石诗歌艺术的认真研习和倾倒。

李壁的学力和所用的工力，使本书见称艺林，颇得好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53评云：“大致摭摭蒐采，俱有根据，非穿凿附会者比。”张宗松《重刊王荆公诗笺注序》云：他以此书与通行《临川集》对勘，发现“篇目既多寡不同，题字亦增损互异，乃叹是书之善，不独援据该洽，可号王氏功臣也。”大致说来，本书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注释详备。从典故、词语出处、所涉人物、作诗背景乃至诗句含意等五个方面详加笺注和探索。这点已为学界所共许，连专门替李注“勘误补正”的沈钦韩也叹其“贍博”。二是重视实物资料。李壁不仅网罗异本，详勘诗句文字的异同，而且重视当时尚存的墨本、石刻。尤为可贵的，他所见的墨本、石刻，常有序跋，为理解王诗提供了切实可靠的依据。如卷三《白鹤吟示觉海元公》诗，李壁亲于临川得此诗石刻本，有跋于后，谓诗中以白鹤、红鹤、长松，分喻觉海、行详、普觉三僧，而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四“王介甫诗”条，却以白鹤喻争新法者，红鹤喻吕惠卿之流，对照之下，其附会穿凿，至为显然。三是辑佚补遗。本书所收王诗比通行《临川先生文集》多出七十二首，这已为许多学者所指明，具体篇名见张宗松《重刊王荆公诗笺注略例》。其实，在注文中还有一些王安石亡佚的诗文。如卷三十九《初去临川》题下

注引王安石《再宿金峰》诗。卷四十六《书陈祁兄弟屋壁》注引王安石《与陈君柬》文（此文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四误为张宗松“补注”所引，张实未作“补注”），皆为本集失收。李注常引王安石同时人或后人诗以注王诗，其中也不乏宋人佚诗。翁方纲《借抄宋本李雁湖注王荆文公诗足本，喜而有赋六首》之四“自注”已指出：“雁湖注中附诗，厉樊谢《宋诗纪事》颇有失者”。

但由于王安石诗歌取资宏富，交游广泛，足迹又遍布半个中国，李壁漏注误注之处亦复不少。不少学者对本书都有纠谬订补之作。称赞李注“甚精确”的刘克庄也指出其引用出处不当。

（见《后村诗话·前集》卷2）以后重要者有清姚范《援鹑堂笔记》卷50“王荆公诗集”条纠补约百条，沈钦韩《王荆公诗集李壁注勘误补正》四卷，大都允当；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

（增订本）纠补约四十条，精当尤超迈前人，都有助阅读李注。此外，在诗目编次上，李注本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北风吹人不可出”一诗，既见卷4古诗类《对棋与道源至草堂寺》，又见卷48绝句《对棋呈道原》；卷41《长干释普济坐化》与卷50《哭慈照大师》实为一诗等。

总的说来，李壁注本尽管有些未尽人意之处，但仍然是迄今最为详备、最有价值的王诗注本。

二、李壁注本的版本系统

李壁笺注王诗五十卷，《宋史》本传和《宋史·艺文志》皆失载，宋时刻本亦稀。今宋刻本已不可见，但从其他一些材料仍可探知宋本的历次刊行情况和它的内容特点。

南宋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20始著录本书。陈振孙云：

注荆公集五十卷，参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谪居临川时所

为也。助之者曾极景建，魏鹤山为作序。

魏了翁序作于嘉定七年（1214），谓是李壁门人李西美“必欲以是书板行”而请他作序的。这当是本书的最初刊本。

清严元照于嘉庆十五年所写《书宋版王荆文公诗注残卷后（庚午）》（《悔庵学文》卷8）中，说他曾得到宋刻残本，原为明宗室朱钟铉“晋府”所藏，其书“并有嘉定甲申中和节胡衍跋，知是抚州刻本。第一卷后有庚寅补（应作“增”）注数页，卷内修版，版心亦有‘庚寅换’三字。”嘉定甲申为十七年（1224）。庚寅为绍定三年（1230）。这说明在嘉定七年之后，又有嘉定十七年的胡衍跋本和绍定三年的庚寅增注本。以上三种是今天所知的本书宋刻本。

及至元大德五年（1301），此书经刘辰翁评点，又删略李注，由刘的门人王常予以刊行。书有宋詹大和所编《王荆文公年谱》，目录后有王常刊记。今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刘辰翁之子刘将孙于大德五年作序云：

李笺比注家异者，间及诗意；不能尽脱窠臼者，尚袭常眩博。每句字附会，肤引常言常语，亦跋涉经史，先君子须溪先生于诗喜荆公，尝评点李注本，删其繁，以付门生儿子。

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事实，刘辰翁已将李注作了删节；其删节的原意似为便于“门生儿子”的诵读，非是公开版行，不料后世此删节本却广为流传，原本几成绝迹了。

随后，在大德十年（1306）又有毋逢辰序刊本。今存毋逢辰作于该年的序云：“方今诗道大昌，而建安两书坊竟缺是集（指李壁注本）予偶由临川得善本，锓梓于考亭。”

以上两种是元本系统。以后明清两代诸刻，皆出于此，特别是张宗松的“清绮斋本”和张元济的影印本最为流行。张宗松据华山马氏元刻本，删去刘氏评点，于乾隆六年（1741）重刊于

世，即所谓“清绮斋本”（后又有补刻本），四库所收即此本。他的六世孙、现代版本学家张元济先生得季振宜旧本，于一九二二年以所谓“影印元大德本”问世。但张宗松因未见刘将孙序，他以为删去刘氏评点，即已恢复李注原貌，遂以“宋李雁湖先生原本”标首，实际上已是删节本。季振宜旧本（今存台湾）实非元大德原本，与今存北京图书馆的元大德本行款格式不同（前者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后者十行，行十九字，且间架宏宽，参看《中国版刻图录》图版三〇九、三一〇），故《中国版刻图录》的编者说：“近年张氏涉园印本，所据实明初刻本，即据此本（指北京图书馆所藏元大德本）重刊。”张元济先生却把季氏旧本（明初刻本）当作元大德本，并以“据元本重印”标首，一般图书目录亦以此著录，也是不确的。

宋刻和元刻两个系统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宋刻本保存李注原貌，并有“补注”、“庚寅增注”，元刻本对李注大加删节，且无“补注”、“庚寅增注”。严元照曾得三部残宋本（各为七卷），以其中十一卷与张宗松所刻马氏本对勘，结果是：“马所阙者，不特庚寅之补注与胡衍之跋也。书中注语大篇长段悉被删落。五十卷《哭张唐公》诗，马本失之。四十五卷《八公山》诗注引宋子京《抵（应作“诋”）仙赋》、四十七《黄花》诗注引刘贡父《芍药谱序》、四十八《题玉光亭》诗引郑轺记尼真如事，皆录其全篇，累累千百言者，马本各存一二语耳。其他注语繁重删去一二百字者往往有之，计此十一卷以之补马阙者，无虑万余字，宋元刻之相悬乃如此”。（《书宋版王荆文公诗注残卷后（庚午）》）可见刘辰翁删削之甚。鲍廷博知不足斋也藏有宋刻残本。据吴騫《拜经楼诗话》卷2云：“宋李雁湖笺注王半山诗集，海盐张氏所雕者，乃元刘辰翁节本，失雁湖本来面目。曾见知不足斋所藏宋刻本半部，笺注并全，每卷后又有庚寅补注，不知出自谁手？”此本后张燕昌亦曾寓目，知仅存十七卷，并

云：“每卷有庚寅增注，又注中每有较近日刻本多出数条者。”

（见翁方纲《跋李雁湖注王半山诗二首》其二，《复初斋文集》卷18）后缪荃孙得见此本，详论它与元本之异，“方知宋元刻之不同：凡解诗意者均在，引书注释者或留或不留，如整篇文字即均无有，并有元有而宋无者，是元本另一本，非从宋本删节矣”。（《注王荆文公诗残宋本跋》，《艺风堂文漫存·乙丁稿》卷4）从上窥见删节的大概是：删节的文字颇多；解释诗意的保留，殆即刘将孙序所谓“意与事确者”；引书注释者或留或不留，“不留”即指所谓“句字附会”、“常言常语”者；尤于整篇引文大都删削。第二，宋刻本多有挤版挖补者，元刻本则版式整齐划一。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3著录宋刊残本十七卷云：“注语间其刊补挤写者，每卷后有庚寅增注及抽换之叶，即曾极景建所补也。”第三，宋刻本有魏了翁序（另有胡衍跋），元刻本则有刘将孙序、毋逢辰序、詹大和《年谱》（另有王常刊记）。

宋元刻本的这种相异之处，为研究和弄清蓬左文库所藏的朝鲜古活字本的性质和特点，指明了可靠的途径。

三、蓬左文库所藏的朝鲜古活字本的性质和特点

日本所藏朝鲜古活字本也有两个版本系统：一有元刻本系统，今尊经阁文库等所藏，杨守敬所得者亦是（见《日本访书志》卷14）；二是宋、元两本的合编重刻，既保留宋本的原貌，又加入元本的内容。据我所知，只有蓬左文库藏有一部，似是人间孤本了。

此本系“骏河御让本”，有“御本”图印。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在骏府（今静冈市）设有藏书库，称为骏河文库。他于元和二年（1616）去世时，遗命将藏书分让给在尾张等地的三个儿子，尾张的德川义直得到一百七十部，建立尾张文

库。今蓬左文库就是尾张文库的后身。这些图书即称为“骏河御让本”，属于蓬左文库的贵重书。

此书凡五十卷，目录上、中、下三卷。有刘辰翁评点、刘将孙、毋逢辰两序，又有詹大和《王荆文公年谱》，此为元刻本所有（仅无王常刊记）；又有李注全文、“补注”、“庚寅增注”、魏了翁序（仅无胡衍跋），此为宋刻本所有。故知此本是宋元两本的合刊。今就李注、“补注”、“庚寅增注”的情况作一些说明。

李注。与元刻本相较，此本多出注文一倍左右。例如开卷两诗《元丰行示德逢》、《后元丰行》，元本共有李注二十二条，此本却有五十条，多出二十八条。卷1《招约之职方并示正甫书记》，元本仅二十四条，此本六十六条，一首诗就被删去四十二条之多。这跟严元照以十一卷残宋本与元本对勘的印象是一致的。统观所删的注文，一类是有关词语的出处，有的确近乎“袭常眩博”、“常言常语”，删不足惜；也有的是不宜删却的。即以开卷的两首诗为例，如“龟兆”引《周礼》语，“秀发”引《诗·生民》语，“龙骨”引苏轼《龙骨车》诗，“酒斗许”引杜诗、曹植诗，都不为无助；他如解释王安石“夜半载雨输亭皋，早禾秀发埋牛尻”句，引杜甫《雨》诗：“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写喜雨心情颇相类，率然削砍，颇嫌唐突。卷2《题晏使君望云亭》“望云才喜雨一犁”，原注引“《孟子》：‘若大旱之望云霓’。耜之所及，膏润止数寸，故云才喜。又东坡词：‘江上一犁春雨’。”同卷《四皓》诗，原注引李白、苏轼、苏辙咏四皓诗加以比较，颇有启发，亦被刊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个别卷所删注文较少，但亦有重要内容被删者。如卷21《众人》诗，原注引曾子固《南轩记》，说明不以他人之毁誉为怀，以示王、曾见解一致，应属佳注，却被删去。有的注文因删节而造成疏漏，复遭后人诟病。如卷16《次韵酬微之赠池纸并

诗》“窃学又耻从师宜”句，李注引《卫恒传》，元刻本作“…而师宜官为最，每书，辄削而焚其柎。遂以书名。此言窃学，谓鹄也。”句颇费解。姚范《援鹑堂笔记》卷50指摘说：“当具梁鹄事，而注无之。”实则此书在“辄削而焚其柎”下，作“梁鹄乃益为版，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遂以书名。”叙述清楚、完整。姚范所摘之病乃刘辰翁删削不当所致。另一类是“大篇长段”。前述严元照曾举三例，第二例《黄花》诗注，除删刘贡父《芍药花谱序》外，还删去孔常甫叙维扬芍药长文，第一例宋祁《诋仙赋》确被删，但第三例《题玉光亭》引郑轺记尼真如事，马氏元刻本未删。此外被删的“大篇长段”还不少。如卷2《闻望之解舟》诗，删去李壁对屈原自投汨罗事的辩正诗文各一首，就是著例。以上两类情况都跟清人所记残本的情况相符。

另外，有关诗意的阐发也有被删者，缪荃孙所言“凡解诗意者均在”，并不全都如此。如卷1两首题画诗《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和《题徐熙花》，前首“流莺探枝婉欲语，蜜蜂掇蕊随翅股”句下原注：“甚言其似也”；后首“借问此木何时果”句下原注：“言花态如生，不知其为画也。”《奉酬约之见招》“伐翳取遥岑”句下原注：“比少陵‘开林出远山’语益工矣。”均被删，颇可惜。

顺便说明，沈钦韩因未见宋本，故其所补者，往往有此本李注原有的。如卷2《游土山示蔡天启祕校》“踠足仅相蹶”句，此本李注原引“《后汉·李南传》：马踠足是以不得速。注，踠，屈损也。”被删。沈氏不知，为之补注云：“《玉篇》：踠，马跌足也。”但检《玉篇》卷7“足部”，原文为：“踠，于阮切，生曲脚。”与李注同，无跌足之解，沈氏反致舛误。又如卷3《再用前韵寄蔡天启》“始见类欺魄”，李注原引“《列子音义》曰：字书作欺輶，大面丑也。”被删。沈氏补注引《列子·仲尼篇》、《集韵》，内容相同。同诗“谁珍坛山刻”，李注

引欧阳修《集古录》，原有“坛山在县南十三里”八字被删，沈氏引《一统志》“坛山在正定府赞皇县北十里”补之。检《集古录跋尾》卷1“周穆王刻石”条，李注引文不误。卷5《酬王潜贤良松泉二诗》“苍官受命与舜同”，李注原引《庄子·德充符》，沈氏亦引此。卷11《山田久欲拆》释“鸿蒙”，李注原指出“见《庄子》”，沈氏不过引出《庄子》原文而已。对沈氏的“勘误补正”，学术界历来多予推崇，以上的例证适足再次说明刘辰翁删节的不当。

补注。除卷19、卷20、卷37等外，全书各卷都有补注，但刊刻的格式十分紊乱。有的在卷末，有的在卷内；有的在诗末，也有在诗句之下或题下加补注的；有的用阴文“补注”两字标明，有的仅标出词条之目；更有前一首诗的补注，刻在后一首诗题下空白处的，等等。跟清人所见宋残本“多有挤版挖补者”完全一致，这为其他古籍所罕见，反证此朝鲜活字本非常忠实地保存了宋刻本的原式。李壁此书成书的方式是：由他“随笔疏于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辑”的，即他先在王安石诗集上随时加上注疏，后由书吏整理而成。姚范在《援鹑堂笔记》中屡次从内容上判断“盖书草创而未经修饰校订”，“以是知季章于此尚有未及修改”云云，似是符合实况的。如是，则补注的作者仍是李壁本人。这些补注或是书吏整理遗漏的，或是他后来修订的。从补注的内容上似也透露此中消息。如卷四《独归》释“陂农”，“补注”云：“诸本皆作疲农，余于临川见公真迹，乃知是陂字。”“余于临川见公真迹”之类的语句，在李注正文中指不胜数，此条补注当出李壁之手。

庚寅增注。此本每卷之后皆有“庚寅增注”（除卷19、卷20、卷32、卷40外）。庚寅为绍定三年（1230），而李壁死于嘉定十五年（1222），故知非李壁所为。翁方纲、傅增湘认为是曾极（景建），吴騫疑是“或其（李壁）门人如魏鹤山序中所谓李四（当

作西)美之流为之,则未可知耳”。(《拜经楼诗话》卷2)李西美之说原系吴騫推测之词,暂置之论;曾极之说大概是根据陈振孙所谓“助之者曾极景建”一语。曾极与李壁确有交往,《后村诗话·续集》卷4即记有李壁《酬景建》诗。考李壁原注也有数处提到曾极为他提供材料,如卷32《次韵酬宋玘六首》题下注引“曾景建言,宋玘是……”,卷47《送陈景初》注引“曾极载其叔祖裘父所记云……”,都是例证。这大概是陈振孙所说“助之”的一种表现。但“庚寅增注”却非曾极所作。“庚寅增注”中有引用曾极之语者,如卷43《重阳余婆冈市》“鲁叟”条,“增注”云:“鲁叟,字,后见曾景建言此人姓鲁名赵宗”云云,是为“增注”非曾极之作的明证,此其一;史载曾极因江湖诗案谪道州即卒。考诗案起于理宗宝庆二年(1226),在绍定三年前有四年之久,曾极当时谪道州“即”卒,因此他很可能死于绍定三年之前,此其二;又,缪荃孙《注王荆文公诗残宋本跋》云:“卷后补注有与庚寅补(当作增)注犯复者”,所言甚是。如卷2《寄蔡氏女子》释“横逗”条引张衡《思玄赋》、郭璞注,卷5《酬王潜贤良松泉二诗》释“白皂”条引韩愈与崔群书,卷6《桃源行》释“战尘”条引杜甫、吴融、张衡三诗,卷8《李氏沅江书堂》对“无以私智为公卿”句的评论等,都两者犯复,则“增注”作者似未见过“补注”,不可能是像曾极这样与李壁及本书关系甚密之人,此其三。

“庚寅增注”的内容大都为词语出处,也有补充李壁原注的,如卷1《元丰行示德逢》释“屋敖”,原注云:“屋敖,恐谓屋之仓敖。汉有敖仓,乃是敖山为名,后人因以名仓屋尔”。

“庚寅增注”云:“《酈食其传》:据敖仓之粟。敖本地名,在荥阳,秦置仓贮,后人因通谓仓为敖”。又如卷22《赠上元宰梁之仪承议》“能诗如紫芝”句,原注仅“元紫芝也”四字,致使姚范质疑云:“按,元鲁山不闻有诗”(《援鹑堂笔记》卷50),

“庚寅增注”却补出元德秀曾作《于芳于》之歌等；还有评析诗义的，如卷1《己未耿天隲著作自乌江来……》“而我方渺然，长波一归艇”句，“庚寅增注”云：“公诗妙处如此等句，皆前人所未道，十字通义格”。又如卷6对《叹息行》一诗的有无讥讽，“增注”作了长篇考论等。此外，“庚寅增注”亦间有引同时人诗以注王诗者。如卷18《钓者》诗注云：“亡友谭季壬之大父勉翁亦有诗：‘渔翁何事亦从戎，变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钩无所取，渭州一钓得三公’。”据陆游《青阳夫人墓志铭》（《渭南文集》卷33），谭望字勉翁，此当为谭望佚诗；谭季壬，字德称，为蜀中名士，陆游文中说“予与季壬，实兄弟如也”，可见交谊之深。谭季壬大约死于庆元元年（1195）以前，因该年陆游所作《正月十一日夜梦与亡友谭德称相遇于成都小东门外、既觉慨然有作》（《剑南诗稿》卷31），已称他为“亡友”了。庆元元年离绍定庚寅已三十多年，“庚寅增注”的作者回忆三十多年前的老友，说明他当时年事颇高了。

总之，此朝鲜古活字本最为可贵之处，在于保存了被刘辰翁删节的李注一倍左右，保存了“补注”和“庚寅增注”，得见已佚宋本的原貌，提供了大量有用的研究资料。但此本亦恐非李注足本。如明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8曾举《明妃曲》《日出堂上饮》《君难托》三诗李注对王诗的批评，其第二例云：“《日出堂上饮》之诗，‘为客当酌酒，何预主人谋’，则引郑氏《考槃》之误以寓其贬”，即不见此本。个别卷李注与元刻本全同，有的卷无“补注”、“庚寅增注”，说明此本似有残缺。但它是李壁注本中迄今最佳的版本，他本无夺其席，则又是无疑的。

此本字大悦目，楮墨精良，基本完好，个别地方有缺字，即第492页缺“得期修”三字，第494页缺“无”一字，第495页缺“白”一字，第519页缺“万”一字。第1133页注文引《传灯录》亦有缺字多处，查《景德传灯录》卷24，此段引文应为：

“漳州报劬院玄应定慧禅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寿有延促。无生火炽然，有为薪不续。出谷与归源，一时俱备足’。”又，卷13末缺两页，卷33中亦缺两页，可据张元济先生影印本抄补。但卷13末尾的“补注”、“庚寅增注”缺页，已无法补全。

〔附记〕往岁读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和《影印大德本张元济跋》，获知日本存有《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朝鲜古活字本，杨守敬曾录寄该本之刘将孙、毋逢辰两序等以补张氏清绮斋本之缺，颇心向往之。一九八四年秋，我赴东京大学任教，承该校原任教授伊藤漱平先生亲自专程陪我去名古屋市蓬左文库查访此书，始睹真貌，洵为珍本。当即办理复印事宜，并求得蓬左文库正式同意此书在中国出版。后又承京都大学研究生高津孝先生寄赠大作《关于蓬左文库本〈王荆文公诗笺注〉》（《东方学》第六十九辑，1985年1月刊行），本文之写作亦有所参考、吸取。一九八六年春末我回国后，将复印本整理后即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亦蒙该社慨允影印出版。然几次征订，为数不多，延宕时日，至今五载，未能公诸同好，掷笔恍然。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王荆文公詩卷第一

馬湖

李

壁

箋註

須溪

劉

辰翁

評點

古詩

四山脩脩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

方脩此惜用○周禮卜師掌三龜之四兆一曰巫比二曰巫目三曰巫比四曰巫比五曰巫比六曰巫比七曰巫比八曰巫比九曰巫比十曰巫比十一曰巫比十二曰巫比十三曰巫比十四曰巫比十五曰巫比十六曰巫比十七曰巫比十八曰巫比十九曰巫比二十曰巫比二十一曰巫比二十二曰巫比二十三曰巫比二十四曰巫比二十五曰巫比二十六曰巫比二十七曰巫比二十八曰巫比二十九曰巫比三十曰巫比三十一曰巫比三十二曰巫比三十三曰巫比三十四曰巫比三十五曰巫比三十六曰巫比三十七曰巫比三十八曰巫比三十九曰巫比四十曰巫比四十一曰巫比四十二曰巫比四十三曰巫比四十四曰巫比四十五曰巫比四十六曰巫比四十七曰巫比四十八曰巫比四十九曰巫比五十曰巫比五十一曰巫比五十二曰巫比五十三曰巫比五十四曰巫比五十五曰巫比五十六曰巫比五十七曰巫比五十八曰巫比五十九曰巫比六十曰巫比六十一曰巫比六十二曰巫比六十三曰巫比六十四曰巫比六十五曰巫比六十六曰巫比六十七曰巫比六十八曰巫比六十九曰巫比七十曰巫比七十一曰巫比七十二曰巫比七十三曰巫比七十四曰巫比七十五曰巫比七十六曰巫比七十七曰巫比七十八曰巫比七十九曰巫比八十曰巫比八十一曰巫比八十二曰巫比八十三曰巫比八十四曰巫比八十五曰巫比八十六曰巫比八十七曰巫比八十八曰巫比八十九曰巫比九十曰巫比九十一曰巫比九十二曰巫比九十三曰巫比九十四曰巫比九十五曰巫比九十六曰巫比九十七曰巫比九十八曰巫比九十九曰巫比一百曰巫比一百一十曰巫比一百一十一曰巫比一百一十二曰巫比一百一十三曰巫比一百一十四曰巫比一百一十五曰巫比一百一十六曰巫比一百一十七曰巫比一百一十八曰巫比一百一十九曰巫比一百二十曰巫比一百一十一曰巫比一百一十二曰巫比一百一十三曰巫比一百一十四曰巫比一百一十五曰巫比一百一十六曰巫比一百一十七曰巫比一百一十八曰巫比一百一十九曰巫比一百二十

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率以為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更一絕於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閑陰歸見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舒王聞之笑曰此正戲君為尋常百姓耳閑陰亦大笑○今不詳其所看

踏溝車望秋實以禮由是不合庶子劉損謝曰損禮遇殊特顯反疎簡恐觀者謂君侯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虞言曰世人採奇諸葛格之英辨而陋呂氏之無對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雷蟠

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司馬相如子里師古曰為亭候於臯隰之旱禾秀發埋牛

兄○詩生民實發實秀○禮記內則免去凡